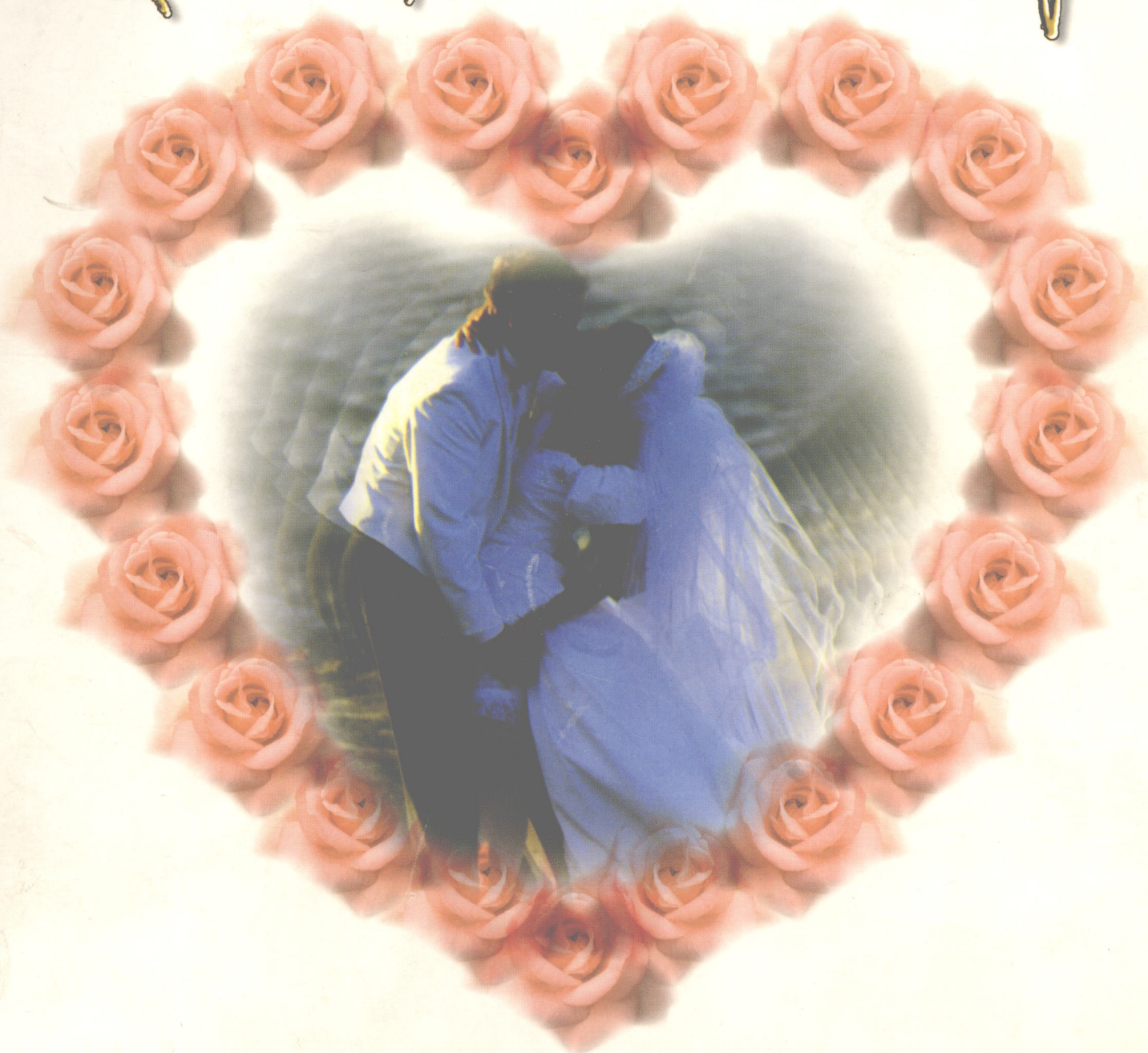


Romantic Memory

环球婚纱摄影

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Small, yellow, star-shaped flowers



Romantic Memory

环球婚纱摄影

—
应立国



人民美术出版社
The People'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



应立国，1952 年生于北京，1979 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大学，而后在北京医科大学分析计算中心工作。1983 年赴西德学习，1988 年留学澳大利亚。

摄影作品曾做为杂志封面，先后在《环球》《世界博览》《海外文摘》《教育》《东方少年》《中国经济信息》《世界妇女博览》《北京纪事》等国内刊物上发表。清华大学出版社、中国旅游出版社及《人民中国》出版社曾先后出版过《生物细胞的亚显微结构及功能》《巴黎奇观》《西德风光》等个人专辑幻灯片图册及多类明信片，并有相当规模的摄影作品在新华社图片档案馆做为永久性保存。其油画作品曾参加过悉尼画展。

应立国酷爱旅游，在多年的国外学习、工作、生活期间曾游历了世界许多国家，并致力于研究、拍摄当地的各种风俗民情、奇山异水、建筑、雕塑、花草禽兽、橱窗广告等一切美的视觉艺术。现为澳华摄影协会会员，客居澳大利亚悉尼市。

序

幼时，每当仰望那蓝空白云的天际，便幻想有一天双臂能长出羽翼，凭天翱翔。其实，这几乎是所有人童年的渴望。只是我不想仅在一地一方低回眷翔，而是要直冲霄汉，飞往那从没见过的异国他乡。

或许由于我性格中的某种缺陷，当别人把财富和权位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时，我却执拗地将无拘无束的羁旅，作为生命的注脚。摄影则是我对它的写照。

这即是“缘”。不善言辞和写作的我，惟有用快门的方式，将那些稍纵即逝的场面和心灵的感受记录下来。虽然拍摄的并不十分尽如人意，但毕竟摄取下来。

不知曾有多少次在梦中呼唤我的理想，也不知曾有多少次在生活中为理想的实现而竭力拼搏。一天，我终于告别了热土，踏上了欧洲大陆，我无法形容初见她时的狂喜。而后，又听说地球的南端生存着人类最后一群活化石——澳大利亚土著民族。我实在经受不住澳洲的诱惑，即为了我的生存信念，也为了那里五色杂居的人文景观。

作为一名久居东方，血液中浸满了传统中华文化的我，澳洲的经历，无疑是一种震撼。桉树梢上掠过的暖风，各民族和平相处而带来的奇风异俗，都使我目不暇接，心旌摇荡。为了将我所闻所见用胶片如实地记录下来，我将肉体和精神中一切能支付兑现的，都支付兑现了。只缘人生唯有一次，我心浪迹天涯。

自从菲利浦船长 200 年前离开英国，率船队带领第一批流放犯登上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植物湾，那里便成为以后新澳大利亚人的发祥地和婚床。

植物湾，多么浪漫的名字，它像一只觅食的海葵，将它的触角从悉尼的北海岸伸向湛蓝的大海，贪婪地吮吸着南太平洋的海风和阳光，并滋养着这里的芳草奇葩和铺天盖地的白鸚鵡。昔日荒芜的海岸，今天已变成澳大利亚最大的皇家植物园。

午时，人们倘若被悉尼港口的“海上王”餐厅中的鲍鱼卷撑痛了肚皮，驱车只需片刻即可徜徉在茂密的植物园中，一览五大洲四大洋数以千万计的寒林热木，奇花异草。无怪乎，就连远在他乡的外国人也慕名而来。对于澳洲本地的新婚夫妇们来说，进洞房

之前，更要借这里的迷人风光，款待双方的嘉宾亲友，欢度一天。

大凡这时，一向蔑视权贵，衣着随便的澳洲移民们是绝对不敢马虎半点的。一小时数百澳币的花车要租，伴娘、伴童的各色豪华礼服要借，婚礼上必不可少的鲜花、花篮、花冠、美食、美酒要预订预买，备齐备足。

在静谧中，一辆辆劳斯罗依思花车徐徐地从四面八方驶向植物湾的置高点。一个个身着白纱的新娘，宛若圣洁的仙女，在郎君的搀扶下，从车中款款而下。艳丽的伴娘和天使般的小伴童，手持五彩纷呈的鲜花和花篮，随身尾伴。早已等候的嘉宾贵客鱼贯迎上，纷纷祝福新人吉祥。刹那间，照像机的闪光灯像诸神之火，在林间草地上频频闪耀。丝裙摇曳穿梭，杯盏觥斛交错高举，众人欢呼浩荡。洒向新娘新郎头上的花瓣落英纷纷。整个植物湾仿佛沉浸在无限光辉灿烂的圣迹中。

笔者一向致力于研究拍摄各国家，各民族的婚俗场面，时常被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所陶醉。故多年来，

在世界各地，刻意追寻，潜心猎摄，从而搜集整理出第一手国外婚礼场面人文景观图片信息。

画册在出版过程中，幸遇杨恩、赵朵朵两位贤识，在他们的鼎力协助下，终于使本书与广大读者见面，在此鸣谢不已。

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祖国，我的母亲和一切理解我的人。



1995.8.12. 于北京西什库



新娘



新郎与新娘



新娘



伴娘
伴童





新郎与新娘





新娘与伴娘

伴童



新娘与伴娘



新郎、新娘与伴娘



伴娘





新郎与新娘

伴娘



伴童



新娘



婚庆英格兰青年



新郎



伴童



伴娘